

蝸牛爬過

女孩用犬齒劃開我送的光碟封膜，周杰倫《范特西》，他饒舌搖滾R&B曲風及咬字不清的唱腔風靡了全島。送禮，是因為女孩想聽。

女孩接過，舌尖忽然滑過我左頰，在鼻尖輕咬。我愣住，脊椎竄過顫慄，慌忙拉開距離，點選光碟裡的歌曲來掩飾窘迫。她再度挨近我的左頸一起看歌詞。微寒初春，我的耳根卻燙著。

「原來咬字不清也能受到歡迎啊。」女孩慢慢地說。

女孩的口說比幾個月前進步許多——小學時因說話太慢，被黏上「蝸牛」的標籤。她拉著我躺向椅後的床，我藉由談流行音樂、化解靠太近的不自在。室內流瀉周杰倫口裡含珠似的唱腔，模糊歌聲彷彿隔著絨布哼出。軟床如海上小船輕晃，歌音化作海浪啪嗒啪嗒地捲來，我幾乎被浪拍打入眠。

家教幾週後，才明白這是女孩表達的方式——用唇、齒、用舌，如考卷得高分、收到專輯、看見我的新洋裝新耳環。當我微板著臉擦拭那些濕痕，她咯咯地笑。

「髒ㄟ。什麼都用嘴，又不是貓狗。」

「我用嘴巴表達感謝啊。」她說得慢，用牙咬了咬筆。

「這題——」

「老師我喜歡你。」

「這題——」

我想拉開距離，又不忍心太過嚴厲指責，這是個身心都縫補過的孩子啊。她母親已為獨生女操碎了心，於是我拉上嘴巴之鏈。也許女孩只是缺乏同儕間的互動，長大了自然會好。

女孩是大姨至交的姪女，國中時申請自學。我負責教文史。我大學畢業後在母校師大附近租房，為了房租，展開近一年的22號公車之行：到臺北車站轉車到吳興街，每週六下午。白橘相間的公車搖搖晃晃如陸上行舟，那種晃盪感，遇到家教女孩後不時地延續著。

女孩母親在家教第一天便提起女兒的經歷：出生時上顎缺損，奶水從鼻子溢出；一歲時修補唇、配戴鼻膜；兩歲開始語言治療、唇鼻美容、牙床植骨、正顎手術……母親用滑鼠一點選照片，十六年來的生活縮時攝影般在幾分鐘內放映完。我也才明白女孩選擇自學是覺得自己像沙，被團體的浪擠到岸邊，再怎麼努力也融不進水中。

我不敢在女孩面前提起這些，然而搭22號公車的途中，會不自覺地盯著別人的嘴——豐厚菱唇、圓弧花瓣、丘比特弓形唇……那裡會開出花蕊還是長滿荊棘？

對女孩的心疼與關心，我偷偷查找唇顎裂資料，發現美國舞蹈家Carmit Bachar、奧斯卡影片《小丑》男主角瓦昆費尼克斯（Joaquin Phoenix）都是兔唇患者。那時我以為搜集病史是家教的職責，可以更懂她。

某天女孩直呼累，提議幫忙除鼻頭粉刺，在我鼻上敷面膜，拍化妝水，如魔術師為了消失某物般做足了準備。擠痘時，怕痛的我閉上眼，想像鼻頭黑刺在女孩巧手下根根立起。不一會兒鼻尖一陣濕熱麻癢，睜眼看見小舌在我鼻頭蠕蠕滑行。

我強自鎮定，要她翻開課本，她吐了吐舌。方才那幕如石塊入水，波紋久久不散。

調皮吧？沒有同儕，只好把二十多歲的我當成玩伴。我返家後泡壺茶、想找男友說話，降溫身心的灼熱，男友空蕩的住處回應著：又加班了。那些日子我常想著與男友是否沒有結果、未來的工作、女孩的親暱，鏡中的自己因失眠而黯淡，看著壺裡乾皺茶葉因受熱而鬆發，我的心卻無法舒展。

隔週家教途中，心隨著車身晃盪。當天陪讀現代史，女孩突然摔筆，「當初離開學校，以為就可以躲開無聊的內容。」她談起提出申請自學時只想填跳舞，頭半年經常和媽媽吵架。「媽媽不放心我太自由，她習慣把時間填滿。她是媽媽，又不是家裡的老師。」

又過幾天，女孩發現我經常咬指甲，提議修剪。拗不過撒嬌，我將右手放入臉盆的溫水裡泡軟，再放她掌上。她細心地搓揉角質、修剪，彷彿呵護十個嬰孩。無預警地，我的手指被黏液爬過。

我觸電般縮回。「上課上課。」她眨眨眼。

從那時起，我一緊張就咬指甲的舊習又犯。也許常啃指甲，也可能女孩將我的指甲修剪過短，我的右手食指邊緣隆起如粟。

「妳的指甲長了一顆蝸牛殼。」她的臉忽然湊近。我猛然後退，撞到立燈，搖晃的燈光在她臉上明滅，她的聲音似從遠處傳來——「這叫甲溝炎，我也常長，太愛咬指甲了，膿胞縮在皮下出不來，從腫痛、冒膿到消失要一、兩個月，走得和蝸牛一樣慢。妳的手指被我附身了，忘了我的綽號嗎——」

「我們上課吧。」

剛才她解釋時，我反覆檢查腫痛的食指，肌膚底層彷彿暗藏滾沸岩漿。紅腫困擾了數週，女孩徵得母親同意，幫我提包，陪我走到站牌。巷口的蘿蔔絲餅是她從小吃到大的口袋美食，幾個銅板便能填飽胃及靈魂。由於唇顎曾經頻繁手術，她隨身會攜帶食用剪刀把餅剪成小塊。我們口裡含燙、邊走邊吃。巷道裡有些店鋪的招牌已是上了年紀的斑駁，不遠處，101大樓在動工。女孩指了指那方向，「我的國小在那，同學多住在101附近，上下學時，校門口擠滿了家長的名車。」街道延伸到她的童年，提起每週三便服日，穿名牌衣鞋的小學生對著唇顎手術過的她指指點點。

我內心揪了一下，自問家教以來無論私下查找病況、送禮、關懷是否有做到不指點，不標籤？我和別人不一樣，我盡心教學與陪伴，只是她的親暱令人困擾。

有天我手痛無法拿筆，想請假，女孩徵得母親同意進行「校外教學」。我們搭乘公車到鄰近的滄山戲院看她喜歡的動畫《冰原歷險記》。公車裡藍皮椅背被立可白塗滿情話髒話。週六下午人多，我們肩挨著肩，一個煞車，她撞進我懷裡，後來索性攬著我手臂，那奶白細手似乎在我臂上開出粉色的花。觀影時，她攬著我左臂的溫熱久久不散。

隔了幾週女孩來電請假，去看臺北皇家芭蕾舞團公演，她的舞蹈老師是舞者之一。話筒彼端的她興奮地談著舞劇及佈景服裝，我則想著：她從不缺席我的課。

又隔一陣子家教時，女孩無心看書，起身脫去襯衫，著小可愛在房裡扭擺，舞動如蛇。女孩說，自小陪伴身邊的舞蹈老師是她的心靈導師。女孩的舞姿讓空氣升溫，我強調要上課了，勸她罩件襯衫，她忽然在我紅腫指尖貼上OK繃，兩鬢垂下的髮絲拂過我的手肘，未扣的襯衫下隱約可見奶白丘陵。

我有男友了——雖然好幾天沒有聯絡，這一定是偽青春的遐想。我條地起身，藉口如廁。

回家撕掉OK繃，黃膿在膚下隱隱鼓譟，指緣紅腫更加擴散。女孩觸碰到的肌膚腫痛著，且蔓延到他處。膿胞依然執拗地生根，維持要冒不冒的樣態。

我等不了膿胞成熟，也不耐腫痛，拖太久了，那唇齒輕咬的觸感，剪蘿蔔絲餅及替換OK繃的手、著細肩帶近身的微熱……任何時刻都能感受到發炎脹痛。幾天後我心急地擠捏，黃膿沒有全部化出，卻擠出血水和組織液，還破了皮，趕緊找皮膚科打消炎針。醫生說，「發炎面積擴散了，膿胞長期悶在OK繃裡一直沒辦法好，要切開引流，吃抗生素、擦藥膏才會好透。」我以為發炎時只需靜靜等待，時間一久膿胞自會催熟，便可以擠掉。

引流手術前一週，我提早到女孩家，她母親說舞蹈老師臨時調課，快下課了，請我到家教房外等。我到韻律室門縫偷瞧，著緊身舞衣的老師幫女孩調整姿勢，女孩在對方臉上快速啄了幾下，「我最喜歡老師了。」老師寵溺地回吻額頭。那是陪伴女孩由受傷到完好的人啊，互望的兩人笑得如此自然。那樣的親密，是我刻意且努力迴避的關係。

我握著門把的食指仍是紅腫，深吸口氣，悄悄關上門，

隔週我藉口養傷，介紹大學同學接替工作。女孩在電話中頻問為什麼？我淡淡地說，改天回去看妳哦。

事後總思索著，我自詡是陪伴者，卻經常刻意拉開距離，當著女孩的面反覆擦拭在我肌膚上留下的濕痕，我在躲什麼呢？躲她的主動或是閃避倫理的線？抑或是躲避自己內心無以名之的翻湧動？

我經常看著食指上那白銀釘子似的疤，想起她第一次用舌爬過我臉頰時、脊椎竄起的顫慄，那顫慄是什麼？驚嚇或排斥？還是不願承認的騷動？直到多年後才漸漸釐清，查找唇顎裂資料或許不全然是為了她，也許是為了我——想

證明自己的關心不同於旁人的指點和好奇的目光，而是純粹、無條件的善意。然而，善意為什麼需要證明呢？我也從未問過女孩：需要這樣的善意嗎？當我抗拒地說著：「髒ㄟ。」自以為是畫清界線，但或許我不敢面對的是：受過傷的人，比我更自由地使用身體表達情感。也許女孩學會了當語言曾經那樣艱難，身體的溫度才是最直接的語言；而真正受困於傷痕的，或許是我。

後來偶有親友聚會、前往101，搭乘22路公車，車身仍是白橘相間，由車內望向窗外，那熟悉街景，公園路、金華街、吳興街口，再往遠處延伸是蘿蔔絲餅店及女孩的家，如卷卷舊式底片，遙遠而迷濛。

驚覺自己又啃指甲了，濡濕溫熱，似乎想將指緣長出的毛刺啃蝕乾淨，有時咬到出血便盯著指緣上微凸的疤，類似某種爬行生物的小殼。那是女孩爬過的痕跡。好久之後漸漸瞭解，是我背著看不見的殼緩慢爬行在關係的邊緣，用關心當觸角來試探，然後隨時縮回。

女孩的蝸牛早已痊癒，我的蝸牛，還在爬行。